

陈毅文学传记之二

铁军党代表



罗英才 著

陈毅文学传记之二

铁军党代表

罗英才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铁 军 党 代 表

著 者: 罗 英 才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 • 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 河北三河县东方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1

字 数: 202,000

版 次: 199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700

书 号: ISBN 7-5033-0334-4/I·393

定 价: 5.4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陈毅文学传记写作组：

石 言（主笔） 吴克斌（副主笔）

胡居成 甘耀稷 罗英才

胡松植 铁竹伟 何晓鲁

目 录

第一章 在川军中	(1)
穿西装的“老夫子”	(1)
炮击英国兵舰	(7)
漩涡之外	(19)
合川耕耘	(31)
“重庆那边出事了！”	(47)
第二章 武汉军校	(53)
“准尉文书”	(53)
分道扬镳	(64)
“留得青山在”	(77)
第三章 投身党的武装	(93)
南昌赶队	(93)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102)
战斗的洗礼	(110)
“把整个汀州都搬走”	(121)
第四章 疾风劲草	(128)
三河坝血战	(128)

失败时的英雄.....	(142)
赣南整军.....	(162)
真诚的合作.....	(173)

第五章 湘南暴动(192)

智取宜章.....	(192)
欢迎“许给枪”.....	(199)
燎原烈火.....	(213)
沉痛的教训.....	(231)

第六章 伟大的进军(244)

告别湘南.....	(244)
朱毛会师.....	(254)
铁军威力.....	(263)

第一章 在川军中

穿西装的“老夫子”

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今年是又热又乱。北伐军连克长沙、岳阳，越逼越近，这吴佩孚的前敌重镇怎能不乱！车站、码头整天像快要分窠的蜂房似的。

八月初的一天，陈毅同喻正衡去江汉关码头买票。西服的上装穿不住了，两人都穿着白纺绸衬衣，薄哗叽西裤，江风拂袖，倒也潇洒。他们刚走到票房前，却在纷乱的人丛中注意到一位与众不同的人。此人之不同，在于大热天依然全套西装、领带硬衬。陈毅笑着看了一眼，突然兴奋地大叫，“老夫子！”

那人也认出了陈毅：“啊！你你……哈，他乡遇故知！”

陈毅给喻正衡介绍了一下，这位是杜钢白，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生会主席。喻正衡也自报了“家门”：四川大同乡，杨森的秘书。陈毅让喻正衡去挤票，自己把杜钢白拉到一边。

“你到哪里去？”陈毅热情地探问。

“回老家广安。”

“为啥回老家？”

“上有高堂，还有年迈的祖母。离家好几年，总算在清华熬到了头，想在家乡找个事。”

“哦？你准备干一番怎样的事业？”

“不是教书就是钻书吧。”杜钢白一本正经地回答。

陈毅却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你这位国故老夫子怎么还那样迂哟！”他的笑声爽朗热情，毫无恶意。杜钢白也被逗乐了。

“怎么不是教书就是钻书呢？难道就没有别的作为了？”陈毅放低了声音，“你从前帮助女师大反对杨荫榆，你在北京搞新军社、四川青年社，为什么？现在北伐军势如破竹，武汉指日可下，你反倒准备回家去钻故纸堆？”

杜钢白笑着：“我毕竟不是个政治人才。”

陈毅却抓住不放，用起了迂回战术。他说起北京的“三一八”惨案，问杜钢白他们当时的情况。杜钢白的眼光热烈起来，说那天他们研究院的三十多人全部去了。军警开枪以后，杜钢白左手擦伤，又被人流撞倒，皮鞋也挤掉了，穿着袜子奔跑，碰到一辆人力车，才拉到一个朋友家里。陈毅也讲了自己抢救负重伤的女学生的事。两人回忆着枪弹、大刀和鲜血，陈毅说“同‘有枪阶级’打交道，赤手空拳总不济事哟！”

杜钢白虽然“迂”，却也听出陈毅弦外有音，忽然问道：“你到哪里去？怎么同杨森的秘书在一起？”

陈毅告诉他：喻正衡是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也是在进驻里昂中法大学事件后和陈毅一道被押送回国的。他俩曾一起作为四川留学生代表同杨森办过交涉，争取支持。在舌辩中，杨森看上了陈毅和喻正衡，陈毅不干，喻正衡干了。这次打算到万县去找杨森联络，争取他对“打倒列强，除军

阀”的事业做一点好事。

“杨森，他能做好事吗？”杜钢白摇着头。

“他是个军阀，同别的军阀一样，一切以自己的枪杆、地盘、财源为依归。不过此人善观风向，在大势所趋的时候，他也会见机行事。你老兄是杨森的同乡，我此去还希望你给予臂助呢！你这次回川怎么走法？”

“先到重庆办点私事，再回广安省亲。”

“我看还是先公而后私吧，就同我们一起到万县下船，帮我搭搭桥，怎么样？”

“要得。”杜钢白思忖片刻便爽快地答应了，“我有个哥哥在万县，是杨森部下第九师的军需处长。我到 he 那里停停脚也好。”

在北京的国民运动中学会了同各方联络的陈毅，此时又多了一条通向杨森部队的线索。

在驶向川江的轮船上，陈毅继续和杜钢白深谈。陈毅和喻正衡是由杨森出路费，住的是两人一间的二等客舱，位于船首上层，窗纳江风，尚称凉爽。杜钢白买的是大统舱，在船尾下层，又闷又热又闹又乱，但于说话却有好处——两人凑近低语，第三者无法听清。所以若是谈杜钢白钻研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哲学，他们可以凭着上层甲板的栏杆，论政治，就盘膝坐在杜钢白的铺位上挥扇而谈。

先是在栏杆旁，杜钢白告诉陈毅，他最近上庐山去见过在那里避暑的康有为。因为杜钢白是四川著名学者廖季平的学生，是拿着廖的介绍信去求见的，六十八岁的康有为态度平易而热情，谈话三四小时无倦容。临别还说想去四川看看，说杨森是吴子玉（吴佩孚）的部下，子玉叫捎话给杨森，让

杨森欢迎康有为去。康有为问杜钢白和杨森有什么关系，要杜钢白先给带个信。陈毅问：康有为如今对天下大事是怎么看的呢？杜钢白说：康有为现在很少涉及时局，主要谈佛学，说佛学是天人之学。杜钢白喟然道：“他的思想落伍了！晚年的康有为跟早年写《大同书》的康有为竟判若两人。”

陈毅对戊戌变法的首领是尊敬的，对杜钢白能敏锐地感到康有为“思想落伍”也很高兴。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有更紧要的话：“康有为早年为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作过认真的探索，但是他有个致命的弱点，便是空想的成分太多。他著有《大同书》，大半生追求大同，却找不到实现大同的路。”

于是话题转到大同之说，杜钢白说：“今天宣传共产主义与世界大同成为潮流，往往各持一端。依我看讲大同还是联系《礼运》中的大同小康学说比较好。”他随即把《礼运》中关于小康与大同的两段话顺畅地背诵出来，不但一字不漏，而且抑扬顿挫，悦耳动情。听他那情真意切的声调，仿佛三千年前的《礼运》中早就孕育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了。

“好记性，不愧是国学专门家。”陈毅愉快地说。他们谈学问可以海阔天空，佛家儒家，“外王内圣”，蔡元培，梁漱溟，东西文化的异同，中国语言的统一……正如无限江山，繁星闪烁。此时的陈毅完全是一介书生。

到了大统舱的草席上便不同了，穿着短裤背心，抹汗挥扇，听着军警吆喝，苦力哼唷，闻着各种臭味，就回到了现实的人间。

杜钢白却宁愿在这样的“人间”而不愿到喻正衡同陈毅

的“官舱”中去坐稳。他认为喻正衡是官。他讨厌官，发表了一通痛骂官僚军阀的宏论。

陈毅想到这时正靠在铺位专心读书的喻正衡，便笑着说：“你这种‘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气概是好的。但对于官，也要有分析。骑在老百姓头颈上拉屎拉尿的官要反对，有的官却可以争取。像喻正衡，他有进步思想，肯帮助我们做事，就要团结他这种官。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要去做官，做了官才能起‘教老者’（教书先生）起不到的作用。我们不但可以做官，还很有必要去抓枪杆子呢！”

“抓枪杆子？”杜钢白不胜骇异。在他看来，武人更是齷齪和凶残，读书人岂可与之同流合污！

“不是去当军阀，而是去争取某些可能争取的军阀采取中立，或者配合北伐。”陈毅提醒杜钢白，“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教训便是没有掌握枪杆子。动员群众不可谓不充分，群众声势不可谓不大，但是对方枪声一响，便败下阵来。中国革命当前就要靠北伐军的胜利，否则什么大同小康，全是空话。”陈毅说，“我看你的思想，可说是既新又旧。你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学说也接受；可是你又有孔孟之道，唯心空想，脱离现实。你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在反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只有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我说你是‘教老者’思想，你同意吗？”

杜钢白没有反驳的意思。陈毅的话他听来句句入耳，挨了批评反觉痛快。他点着头，使劲地给陈毅扇扇子，显然在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陈毅深知这位“国故老夫子”的真挚和正直，便把自己的任务和盘告诉他。陈毅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去做杨森工作

的。因为北伐军直逼武汉，而长江下游有孙传芳“五省联防军”，长江上游有川军，如果下游和上游都同吴佩孚联合起来打北伐军，那么，北伐军即使占领了武汉，也还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能使军阀们分化，对北伐就有很大的帮助。

杜钢白顿开茅塞：“那你快说，我能做些什么事？”他像准备领受一项重大任务似的，蒲扇也忘记摇动了。

“你是广安人，凭着同乡关系有接近杨森他们一伙的有利条件。你又有放言高论的长处，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当一个新时代的苏秦、张仪，去说服杨森之流转向国民革命。我很需要一个帮手，希望你到万县以后能同我们一起工作。你以为如何？”

“要得。有工作你尽管叫我做。”杜钢白完全改变了国学专门家的语调。

陈毅喜形于色：“记得你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对不？”

“是的。我们在北京谈过这事，是王右木介绍我入团的。”

“你入团后参加活动不多。过去自由散漫惯了，习惯于孤高。这是你的缺点。这一次是个很好的考验，希望你严于律己，加强组织观念，争取面目一新。只要条件具备了，我愿意介绍你转党。”

“要得！请严格要求我，见到我有什么缺点就批评。我愿意在实际斗争中破破我的‘教老者’思想。”

陈毅还同杜钢白谈到许多学术思想问题。五十五年后，八十多岁的杜钢白教授对此印象还很深，向笔者津津乐道。当时谈了很多老子庄子墨子孙子，看得出陈毅的书生气。他说要“抓枪杆子”，说到底，只是作为“客卿”来劝说、推

动，而决不是自己去“抓”。自己掌握兵权，指挥作战，在当时的川江轮船上还未作如是说。

炮击英国兵舰

陈毅、杜钢白随喻正衡在万县下了船。

杜钢白到文昌宫九师师部他哥哥那里去了。陈毅作为杨森的上宾，被招待住在太白岩下半山腰的一家最好的旅馆里。

陈毅的住室居高临下，从南窗口可以俯视半个山城。万县是川东第一大县，繁盛的水陆码头，百业兴旺，商店林立。群山之间，市街住宅傍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直铺到江边。这里视界开阔，江山如画。可是初到万县，陈毅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南津街一带闹市的橱窗里、墙头上，随处可见不久前庆祝杨森荣任四川省省长的红绿标语。这省长是吴佩孚的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杨森对于这样隆重的恩宠，态度又如何呢？

八月二十五日，喻正衡备了两抬小轿，同陈毅一起坐轿而上，到了杨森军部。

这军部设在太白岩下的高笋塘。抬头是奇伟壁立的太白岩，脚下是整个万县城，这里是全城最高的住处。

将近四年以前，陈毅第一次见到杨森，是作为被遣送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来请求四川当局刘湘、杨森等解决求学经费的。此次不同了，陈毅来此之前，双方早已接洽。陈毅随身带着李大钊、李石曾的介绍信，虽说是到杨森部“求职”，却显然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对于见风使舵的杨森，意义非比一般。

杨森的随身秘书杨裕昆已在大门前迎候。

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穿过两道持枪敬礼的双岗，进入了一个花木扶疏、幽静雅致的小院落。

“噢，仲弘先生，欢迎你，欢迎你！”杨森穿着宽松的真丝对襟中式上衣，红光满面，飘逸洒脱，不像是个四十五岁的人。他快步走下台阶，拉住陈毅的手，热情地轻轻摇动。“鄙人事忙，有失远迎了！”

“岂敢岂敢！四年不见，钧座还是那样健康，真令人高兴！”二十五岁的陈毅也像忘年之交那样自然大方。

入座献茶之后，杨森一边看着李大钊的手札，一边笑容可掬地应酬起来：“大钊先生近来可好？我非常钦佩他的道德文章。都说南陈北李，独秀先生、大钊先生确是天下奇才。”

杨森又问起李石曾，是否仍然卜居香山之麓。陈毅一一作了恰到好处的回答。

“仲弘先生的气度丰采又胜似当年啰！”杨森不无真意的赞叹，“我一生爱和年轻人交游。年轻人有朝气，有活力，常和年轻人相处，自己也觉年轻。不怕你笑话，我的爱妻就是一个比一个年纪小。”杨森说着大笑起来，但随即又正色说，“欢迎你到本军参赞军务。其实你早该来了。那年我一再敦请，你硬是高低不就，使我扼腕不已。正衡老弟，你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喻正衡谦恭地点着头。

“至于名义嘛，”杨森呷了一口茶，“我不敢请你屈就。你留过洋，是石曾先生的高足，又襄助大钊先生……”杨森处处显出他熟知各方底里，处置得宜，“你暂时作为我的幕僚吧。你可以代表我到各部队走动，上情下达，下情上

达。军部任你出入，舍下也随你来往。我愿意随时听到你的高见。”

陈毅觉得杨森的安排是高明的：既表现了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尊重——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李大钊和孙中山相互配合、亲密无间的情形谁个不晓——待以客卿之礼；又不触犯当今的大靠山吴佩孚，没有赋予有实权的要职；给陈毅以相当大的自由，却又留有很大的余地，视时局发展的顺逆随时可以伸缩。

陈毅表示这安排“正合我意”。

然而杨森并不是被动接纳，他也要“做工作”。当陈毅在叙谈一番之后起身告辞时，杨森却破例挽留，“再坐坐嘛！仲弘老弟见多识广，当不吝赐教。”

陈毅懂得在这种开放型的军阀面前应该表现适度的坦率。他自己也向来豪爽，可以避免给对方以心计深险的不利印象。他便随口讲了一路的印象和对北伐战局的看法。他说了在武汉停留时多方接触从两广湘赣来的人士，看来北伐军深受民众拥护，所到之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相反，各方对北洋政府颇有怨言，武汉民心军心都不稳，吴佩孚在长江中游已难持久。

杨森对这样的直言倒并不忌讳。他自己说到吴佩孚时一口一个“玉帅”，说吴佩孚有义气，待他不薄，委他“四川省省长”和“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是知人善任的。他也承认吴佩孚有弱点，但当时“玉帅”已成众矢之的，他杨森不能落井下石。他大骂刘湘、赖心辉、刘文辉等人，说他们要置他于死地，事先不通声气，突然通电讨吴，几乎使他无法立足。他之所以接受“玉帅”的委任，完全是他们逼出来的。他也看到北伐军锋芒所指，锐不可当，民心归附；但是

当前无论南北东西，群雄并起，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他先后派出多批代表同蒋介石、邓演达、吴玉章、郭沫若等要人接触过。他想看到底谁有才德统一中国，结束这使生民涂炭的混乱局面。一旦北伐的局势明朗，他自将舍私利而全大义，毅然易帜。

杨森的话，有冠冕堂皇的一面，也有惊人坦率的一面。他无异于告诉陈毅，一要看北伐军的力量，二要看国民革命内部的变化，他杨森才能决定把自己押在哪一门上。最后他又说：“我期望仲弘老弟从今而后能和我长期共事，时常给我出谋划策，我们一同来推进复兴中华的大业。”

看来，杨森认为，即使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的人士，其个人也是可以笼络羁縻、为我所用的。他对陈毅的个人印象很好。陈毅告辞时他陪着走出客厅，同下台阶，穿过长长的花架走廊，一直送到小院的门口。

握别时，杨森突然想起一事，拉着陈毅的手说：“我的一位好友朱玉阶先生，我们在蔡松坡麾下共过事，他刚从德国苏俄留学回来，这几天就要光临。他到了我介绍你们见见面。”

由于杨森传下了话，陈毅在军部和九师等处来去无阻。他到文昌宫师部，通过杜钢白兄弟和师、旅长们结交。杜钢白也单独到旅馆来汇报九师官兵的情况和一些人对陈毅的良好印象：既有学问又有军人气概。

陈毅很快和万县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两天以后，陈毅应邀再次到了杨森的小院。这次迎出来的还有一位相貌魁梧朴实、穿绸衬衫结领带的客人。杨森介绍这便是朱玉阶。朱玉阶四十来岁，笑起来皱纹粗重。他

的身体很壮实，像个农家出身的老军人，可是听他的谈吐，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从上海回川，一路所见，奇闻笑话颇多。他信口说来，全无顾忌，显得胸怀坦荡，见什么说什么，似乎既不偏向北洋，又不代表南方，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但陈毅听来，却和自己的见解十分吻合，而说服力更强。

这次杨森说话也不同了。他不再说冠冕堂皇和自我标榜的话，看来他对“与子同袍”的玉阶兄是比较能推心置腹的。挚友谈心，他流露了一些隐忧，他害怕在这历史大转变的关头，一步走错而成千古之恨。

可是杨森毕竟是杨森，朱玉阶虽是老友，但他明显是广州方面派来联络的高级使者，接下来便诉苦说：“难哪，真难！我是玉帅的老部下，多年来受他的栽培。在这个时候拆他的台于心不忍。何况广州方面给过我什么好处呢？可是局势的发展又越发地不可收拾。焦心哪！”

朱玉阶说了许多安慰勉励的话。陈毅感到，朱玉阶似乎暗示广州方面有给杨森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意向。陈毅也帮着说了不少好话。

杨森听了，果然显得安心了些，眉宇舒展了：“所以这时候我特别需要你们！请你们当我的高参，替我出主意。你们说，我做！”

事后，陈毅和喻正衡以及军部的军官们谈起朱玉阶，大家都有好印象：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老成持重，大智若愚，等等。陈毅对他更有心理学所谓的“首次强烈印象”。大智若愚？是的，他身上似乎充满着常人不能统一的矛盾：是旧军队的师旅长级的军官，却有陈毅这样的青年共产党人的思想；有老农民的淳厚气质，却是德国留学生；语言质朴